目　录

一九三七年的省中学潮……王志康（ 1 ）
一九三八年二区联立师范学校学潮始末……叶博夫（ 6 ）
一九四七年蔗农事件……周嗣荣　卢荣安（ 14 ）
一九四八年资中小学教师的反饥饿斗争……官　钧（ 19 ）
抗战时期的资中“亚光剧团”……一　之（ 25 ）
回忆抗战时期的资中孩子剧团……姜光烈（ 27 ）
独树一帜的红色学校
——记抗战初期的资中城北小学……苏　川（ 32 ）
抗战时期的资中教育事业……王志行（ 36 ）
龙山糖厂复工记……唐光勋（ 43 ）
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郭有守……王志行（ 48 ）
辛亥志士阮甸韩……阮敏容记述　李天玉整理（ 56 ）
同盟会员张岷泉……胡清友（ 62 ）
曹获秋同志在资中读中学时二三事……周嗣荣（ 97 ）
我所知道的范长江同志……周嗣荣（ 70 ）
邓佛向先生事略……一　之（ 75 ）
解放前夕的“资中县维持治安委员会”……胡清友（ 84 ）

彭涛同志在资中……范熙欢　王志行（ 90 ）
解放初期资中城区中学的宣传活动……一　之（ 96 ）
川南行军散记……岳力耕（ 103 ）
资中巨变——资中土地改革纪实……王志行（ 107 ）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民代表人民选……苏　川（128）
在革命熔炉里锻练成长
——记解放初期的资中县政干班……王志行（137）
资中抗美援朝运动见闻略记……成之新（141）
资中陈家场土匪暴乱与二十五烈士墓纪事
……成之新（147）
解放资中及剿匪平叛
——资中解放前后兵事纪略……李天玉（154）
资中第一家农民报
——五十年代初办县报回忆录……成之新（158）

抗战胜利物价狂跌工商倒闭……资中县税务局供稿（165）
解放初期资中税收工作开展情况
……资中县税务局供稿（170）
解放前后资中县的金融简况……励　吾（172）
资中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记略……叶运德（177）
解放前后资中城区工商业概况……叶运德（188）
资中解放前的工业状况……陈星南（193）
资中衡器行业的发展……县二轻局志编写组（202）
资中县炭精制品的起源与发展变化
……县二轻局志编写组（206）
资中莲花山糖坊的兴衰……李天玉（210）
资中草席……李天玉（213）
关于“中、中、交、农”……熊述刚（217）
“本票”风波……熊述刚（220）
资中解放前后的收音室……杨素蓉　蒋玉（222）

一九三七年的省中学潮

王志康

这里所说的省中，就是四川省立资中中学。学校校址是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一八三一年）建立的珠江书院。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改为资州中学堂；一九二六年改为四川省立第六中学；一九三五再改为四川省立资中中学。

一九三七年的省中学潮，是该校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它是与当时四川政局的变化和省中学生反对学校当局迫害学生的行径交织在一起的。

一九三五年，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经云南、贵州、湖北分路入川，转战各地，势如破竹。四川军阀惶惶失措，急忙呼吁"中央"给予支援。蒋介石旋即派"中央军"入川。

"中央军"入川的前导是"参谋团"。该团成员全系蒋帮"复兴社"的头头和青一色的别动队员。他们入川后，挂出了"国民军训委员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牌子，大搞麻痹四川人民的宣传活动。同时，在暑期办"全川学生集训队"，省中高中班的部分学生曾被调集受训。在未经受蒋帮宣传以前的学生们的思想是比较单纯的，通过蒋帮暑假集训后，不少学生就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了。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在川的实力派，将省中原任校长肖启暄免职，派出在峨嵋军训团受过训的杨辑五接任，同时派来军事教官刘多勋。杨辑五（成都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生，曾任教育厅第二课课长）结识了不少的中学教师。他这次来省中，带来了一个比较有力的班子，这班人有一套办学经验，也有一手迷人的教学艺术。刘多勋（仁寿人，蒋帮江西星子县军校特训班毕业，复兴社分子，别动队员）也有一套抓学生的手腕。他们上下其手，彼此配合，开学不久，省中面貌为之一变。

四川省主席刘湘，企图遏制蒋介石势力在四川的膨胀，想方设法向蒋帮所把持的机构进行渗透。刘湘凭借他的实力，将其亲信王荣庆派往资中专署接任副司令职务（代替了原复兴社分子陈采夫），把枪杆子抓在手里。

一九三七年春，刘湘又迫不及待地将其在"宪训班"毕业的杨述派来资中接任省中校长，把前任杨辑五"硬宰了"（按一般规定校长的更迭应在每年秋季）。学生对此，大为吃惊，深为经过"西安事变"结成统一战线及勤奋学习的风气被破坏而惋惜；对四川军阀狂叫西南独立，排除异己，撤换校长，破坏学校安宁环境之举，无不怒火中烧。

在杨述接任后的日子里，无论从他本人能力（他从未办过学）和他所带来的一批教师的知识水平、教学方法上来说，与杨辑五那一班人相比，都大为逊色。因此，太部分学生对杨辑五的调离，产生了怀念之情；而对杨述的到来，颇有厌恶之感。此外，对杨述把过去举行纪念周及每天早、晚的升、降旗典礼的仪式单中加了一条拥护刘湘的口号也很反感。加之，杨述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为刘湘歌功颂德，这就更加激起了学生的不满。

轰赶教师之风刮起来了。高中三班轰走了代数教师黄光弼；高五、六两班轰走了教师夏××；其他高、初各班对杨

述带来的一些教师也进行挑剔、嘲笑及哄闹。杨述气慌了，在一次升旗典礼上，他气势汹汹地说："你们这样闹，一定是有背景的，有人支持的。这不是学潮而是政潮……"这样的吓唬，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学生中传开了这样几句话：我们要求杨辑五回来，如果他不来，文藻清① 来也可以。杨述听了，更为恼火。

教师被轰走不少，每班缺课增多。由于无课可上，学生们的思想更加混乱。军事教官刘多勋每天早上照例把全校高中生带领出校跑步训练，跑上二龙山就休息。这时刘多勋也伙同学生一起，大肆议论杨述，并进一步抓紧高五、六两班中能起影响作用的"优秀生"，准备策动学潮，省中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三月份的一个早上，高中四班学生唐富海提前了几分钟去食堂吃饭，被一个训育老师看见，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责斥，唐富海受不了，便你一句我一句顶吵起来，接着来吃饭的学生陆续进食堂了，见此情况，围上了一大堆，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其中还有些幺喝声、怪叫声，弄得这个训育老师火冒三丈，气冲冲地走了。杨述便借此事小题大作，立即挂牌给予唐富海以记大过处分，还责令其家长来校当众向训育老师陪礼道歉。学生对此更加愤愤不平。

四月三日，初中二十五班有个学生，见无课可上，心中烦躁，便在课堂上发牢骚、骂开了，教务长刘××恰恰于此时走来碰见，冲进门就大骂："你是共产党，要造反了！"这学生听到这个会招致杀头的诛语，吓得全身发抖地大哭大喊（因为在前年冬天，东门外河边上曾杀害了几个共产党员）。班内也吵闹起来，一齐反对教务长。其余各班学生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声赶到，门窗上都挤满了，也一齐向教务长起哄。军事教官刘多勋也来了，问明了情况，他讨好学生，扬言说："乱安诛语这还行吗？我可以带你们去请愿！"学生们齐声回答："对！我们去请愿。"教务长见此，气急败坏地走了。

刘多勋看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在这天晚上召集一些学生头头开秘密会，布置在深夜写标语、写对联，天亮后罢课。

第二天（四月四日）早上，起床号尚未吹响，全校就轰动了，东一堆西一堆地围观校内所写的对联。科学馆大门石柱上写的是"科学馆桃李争妍喜时雨新临鸟唱欢歌花呈异味；教员院薰莸并立叹乌烟瘴气蝇扬要路鼠集当途。"食堂墙上一幅是："要使蛟龙归大海；誓驱麋鹿下春台！"盥洗室外还有一幅："嗟乎！麒凤已北去；痛哉！狐兔正东来。"人群中还有几个学生大声地指斥杨述的种种不当行径。另外，学校大门外右墙上那幅拥护刘湘的大标语中那个"刘"字，竟被稀泥巴涂抹得完全看不见了。杨述一伙正想出面干预，顷刻之间，全校学生一齐行动，纷纷将自己的箱柜衣物书籍迅速地搬出了学校。不到半小时，全校一空。稻草、纸片、玻璃、碎碗等乱七八糟地撒个遍地，显出一片凄凉景象。

搬离学校的外县、外乡籍学生，分别迁住城区的学生家里躲藏起来，把在学校中穿的制服都换上普通便服，街道上看不见一个省中学生。

大东街的益文书局，是领导这次学潮的秘密指挥所。军事教官刘多勋和各班头头以及同情学潮的学生家长都聚集于此，写标语、拟传单，印制《告全县父老同胞书》，忙个不停。有的去街头巷尾贴标语、散传单；有的化装去探听学校当局的动向。

杨述着忙了，一面向省府告急；一面又去专署控告。保安副司令王荣庆出动保安队便衣课查，到处搜捕刘多勋及其他学潮领导人。刘多勋闻讯，立即离开资中回仁寿去了。专员王梦熊（当时是倾蒋的）也专门到各处了解情况，最后，他说："省中学潮不是共产党搞的，而是由于教师质量太差、杨述处理不当所引起的。"因此，对杨述的控告未予理采，政使学潮持续了下来。

后来，王梦熊感到如果学潮长期闹下去，自己也有责任，便出面进行调解。他召集杨述、学生家长代表张眠泉及学生代表等进行谈判。学生方面提出了六个条件，主要内容是：学校当局保证不开除、不默退任何一个学生；立即解决缺课问题；撤换不称职的教师；……。杨述全部接受，并由专员王梦熊作出保证。

第二天，满街上贴出了"欢迎学生回校"的标语，学生们才相互转告，陆续搬回学校。经历了二十多天的学潮，虽然暂告结束，但从此以后（截至解放前夕为止）校长变动频繁，学潮接踵而至。

责任编辑：郑先贞

注　①文藻清也是教育界老手，曾任省教育厅课长，成都石室中学校长，一九三七年春，也被刘湘撤换。

一九三八年省二区联立师范学潮始末

叶博夫

一

1936年下期，在资中荷花池惠民宫新办了一所学校——四川省第二区联立简易师范学校。当时资中是专员公署所在地，所谓联立，即四川省第二区所属资中、资阳、简阳、仁寿、内江、威远、荣县、井研八县联合成立的意思。学校就只收这八个县的学生，毕业后各回本县当教师。这所简易师范学校，收高小毕业或同等学历学生，培训四年毕业。但只收了一个简易师范班（省称“简师班”）；另外还收了一个班的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学生，培训一年毕业，称“简师科”。到1937年下期，学校更名为“四川省第二区联立师范学校”，简称“联师”，收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学生，培训三年毕业，称“师范班”。一般在称谓上，按入校先后称师一班、师二班、师三班……。

1936年下期学校创办时，校长是吴光煜，教导主任傅际唐，都是安岳县人。这年十二月十二日，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师生间议论纷纷，此外，学校无事。

1937年上期校长换成任星海，他兼教国文课；教导主任谢蔼如，兼教数学课。自此以后，校政日非。

二

自从1937年上期任星海接任校长以来，学校的事每况愈下。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是校长、教导主任的思想封建、顽固、僵化，对学生讲话，开口师严道尊，男女有别，授受不亲，闭户蒋委员长如何如何，清规戒律，不一而足，紧紧束缚学生思想。

其次，任星海所聘教师除少数有真才实学，关心学生、平易近人而外，大多数教师业务水平不高，引起学生大大不满。教导主任谢蔼如教数学，不备课，不改作业，常常在课堂上讲不清例题，学生尤为反感。

再次，当时师范学生系由政府发给每人每月伙食费七元，而学校总务处找校外厨工承包，每人每月只发四元，余款不发给学生。如此克扣学生伙食，从中大肆贪污，学生对此极为愤慨。

第四，学校对学生不民主，动辄实行高压政策。一次，简师班选举级长等干部，由于不合“选举法”，李蜀宾和其他许多同学极力反对，于是把教导主任请来。谢蔼如略加询问，即口出“圣旨”：“李蜀宾记过一次”。李蜀宾毫不屈服，据理力辩，谢蔼如声色俱厉地说：“李蜀宾记大过一次。”结果是不了了之。至于军事教官赵崇善（外号人称“赵黄鳝”）对学生之稍有不是，即予痛斥，或罚跑步，有时甚至拳打脚踢。为此，学生无不怀恨在心。

第五，校长滥用私人，当出纳、管学生伙食的人就是任星海的小舅子，他们狼狈为奸、学校用公款放债，牟取暴

利，中饱私囊。

最使学生恶心的是校长、教导主任的家眷，尤其是谢蔼如其人年届花甲，而他的女人不过二十来岁（据说是花了二十元大洋买来的某家的丫头），经常艳妆浓抹，由老态龙钟的谢蔼如陪伴着，这样一对极不谐调的夫妇，却经常招摇过市，出入于学校大门。这对于青年学生纯洁的心灵起着极大的污染作用，对此，学生无不嗤之以鼻。

总之，他们对于办学除了封建法西斯的一套之外，而对于抗战以来抗日救国的国防教育，讲科学、讲民主的办学方针，却格格不入。所以学校怎能不校政日非呢？而国防教育的思潮又不能不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学校，这又焉得不发生学潮呢？

三

同学们对谢蔼如所教数学课，由于他经常讲不清例题，早已不满，虽经多次向校长反映，要求换人，校长置若罔闻，谢的教学也无所改进，长此以往，同学们自然要采取抵制行动。1938年上期举行半期考试。谢蔼如在师一班先把试卷发给同学，再把几道试题写在黑板上。同学们都埋着头不做题，大家在等待机会。过了一阵，谢走到教室边上往窗外望，这时一个同学脚擦地板，“沙”的一声，全班同学闻此行动信号，一哄而起，交了白卷。谢蔼如气得脸红脖子粗，然亦无可奈何，只好悻悻而去。后来校长为此要清查和惩罚带头人，可是同学们团结得很紧，终于没有查出。这是斗争的第一回合，也可以说是学潮的前奏。

在交白卷这事发生后不久，有一天，图画教师张剑弓来到师一班上课。他讲课先用两手撑在讲桌面上，腹部贴在桌沿上，讲了一会又用两手按住桌沿，发觉有什么粘手，一看，两手上都是油墨，再一看，白色的西服上已染上一抹油墨；再一退，背后衣服上又抹上油墨，这样一来俨然白色西服上拴了一条黑色腰带。张剑弓气得吹胡子，鼓眼睛，把学生的爹娘，乃至祖宗十八代，狠狠地辱骂了一通，然后冲到办公室，又大骂校长，逼着校长任星海要清查和严惩肇事者。事情一传开，顿时全校同学都紧张起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因为同学们对伙食不满，前两天各班就选出伙食代表王万福等要查学校的帐，任星海把全校同学集合在校门口，他坐在藤椅上训斥学生说："你们来读师范，皆因国家贫穷，现在吃的是公费，每天三顿白米饭吃得饱饱的，还不安逸，还要闹伙食，要查帐，为什么不安分守纪，好好读书啊？谁要是再闹就处罚谁！"张剑弓本是省立资中中学（今资中一中校前身）教师，在师范兼课。当他来上课的这天，办公室里校长、教导主任和别的一些教师正在谈论学生闹伙食和酝酿学潮的事，张剑弓信口插话说："穷鬼子闹什么学潮？"这句话恰被在办公室外路过的张泽荣、叶启泰两位同学听见。他们十分气愤，一见张剑弓穿的是白色帆布西服，白色杭纺的下装，二人秘密商量，决定用油墨整他。张泽荣便到油印室用字纸醮上油墨，来到教室悄悄抹在讲桌沿上，抹在黑板下端边沿上，张剑弓凭他平时讲课那习惯的姿势，油墨自然抹上衣服了。这是对张剑弓说话尖酸刻薄、辱骂学生"穷鬼子"的一次报复。后经学校级任老师多方斡旋，同学又派代表去请他来上课，因为他的国画、西画都不错，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上还是好的。但他为此气得生病了，一两周后又才来上课，虽然批评了学生几句，但态度已经温和得多了。因为他这样做毕竟比被外人说成遭学生吆吼（“哄赶”之意）体面多了。但校长、教导主任却在暗中清查，打算严惩肇事者。这就是使学生和学校当局的矛盾激化了。因此，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学潮的一个导火线。

四

学潮在暗中积极地酝酿着。

学校当局认为学生问题复杂，尤其认为师一班先后发生交白卷和用油墨整老师的事，实在不好对付，而又急于要查个水落石出，惩罚几个学生以收杀一警百之效，弄得学生人心惶惶，因此矛盾日益尖锐。师一班的邱永言、蒋先贤、邱宗仁、袁明智、陈畏三、韩志熙、周明光、彭国俊等便积极暗中策划，邓绍宗更抱着“六韬全书”出谋划策，积极鼓动。在学潮的酝酿过程中，邱永言还与省立资中中学教师罗海澜联系过，罗当时可能有当师范校长的企图，想到学校这一闹，把任星海整垮，自己再通过上下活动，于是取师范校长而代之，因而他是一个暗中的支持者。几个同学经过多次商量，决定联络师二班和简师班一起干，并由蒋先贤执笔起草快邮代电。这快邮代电在当时是一个很厉害的斗争武器，它可以把一个人的劣迹迅速传遍全县、全省乃至全国，弄得他声名狼籍，臭名远扬。快邮代电的内容开头就是“不平则鸣，古之常情”，接着说明学生被逼罢课的苦衷，之后就罗列到学校当局的几大罪状，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学生的行

动。用红、绿各色有光纸油印好之后，一部份用软信封截角投邮散发全县、全省，一部份则叫人散发于公共体育场（地点在今交通街）和城内街头巷尾。

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还草拟了一张牌告和一份控告学校当局的呈文。牌告内容是假教育厅名义，列举学校当局的主要劣迹，对校长任星海给予撤职查办处分，准备于罢课之日早晨将牌告悬挂于学校揭示处。控告呈文的内容与快邮代电的内容一致，写好投邮交四川省教育厅，要求撤换校长任星海以整饬校风，改变学校面貌。还选出学生代表二人，准备于罢课风潮开始后即赴省教育厅面见厅长郭有守，要求立即解决学校问题。

大约在五月上旬，罢课风潮终于爆发了。

一天早晨同学们起床后，见揭示处悬挂了一块牌告，还盖有四川省教育厅的大印，原来这大印是用一块豆腐干刻成的。同学们正在围观这牌告，教导主任谢蔼如也走来看见了，于是大发雷霆，然而事已至此，徒唤奈何。有的同学到操场（当时的公共体育场）去锻炼，发现了红、绿、黄各色有光纸油印的快邮代电（城内街头巷尾也有），于是全校为之骚然。同学们纷纷把被盖、书籍搬出学校，但有的人行动迟缓，韩志熙（仁寿人）站在荷花池桥头面向校门口高呼大家快走，被校长看见了，给他记下了这笔帐。不到两小时，全校学生都搬走完了。大多数人各自回家，有的远道学生则躲在城内同学家里，不敢出门，怕警察局来捕人。蒋先贤躲在下大东街孙家漏棚，当晚查户口，被警察逮捕，关在县政府（当时的县政府在今武装部内）拘留所内。第二天彭国俊给他送锅盔去，被保安处的参谋何霓望发现，问彭国俊，蒋

先贤是什么人，彭说蒋是师范学生，何说怎么拘留学生呢？可以保释。于是彭国俊便去找国民党资中县党部书记长张玉阶（当时兼任师范学校生物教师），张玉阶拿了一张名片交给彭国俊，才去把蒋先贤营救出来。至于派去省教育厅的两个代表要求面见厅长，然而厅长不接见，只派了一个不明身分的人出来，听代表们面呈学潮情况后，却不分青红皂白，把二位代表痛骂了一番，二人不得要领，只得败兴而返。

学潮持续了一个多月，任星海犹如耗子钻进风箱里——两头受气：上受教育厅的痛斥，下受社会上人士的遣责。如果旷日持久，事更不妙，只好找专署出面解决。经过他们的精心策划，有预谋地出牌告，发通知，号召学生于六月上旬某日返校复课。学生们读书心切，大家果然如期返校了。专员王梦熊派秘书敖××来校召集学生训话，号召学生立即复课。复课不久，学校却挂出牌告：开除袁明智、陈畏三、韩志熙、周明光、游长庚等人，蒋先贤等数人受记过处分，还强逼学生写悔过书，但无人肯写。校长还是任星海，教导主任谢蔼如已无面见诸生，请长假而去。另外，换了少数教师，而把身穿二尺五黄马褂，别“豆子锹锹”（指佩在腰间的匕首）的人也弄来教音乐课。学潮就此结束了。

五

这次学潮从表面看来是以学生之失败而告终，但其实学生是赢得了胜利的。

首先大杀了任星海昔日的凛凛威风，不敢再经常责骂学生；教导主任谢蔼如被逼下台而逃之夭夭。

其次学生伙食有所改善，由各班学生选出伙食代表和监厨，监督总务处和厨工，防止他们贪污和偷工减料，期末把剩余的伙食费发给了同学们做回家的路费。

再其次，1938年下期即撤了校长任星海的职，换来校长江东之。江东之盖一介学者（解放后任南充师范学院数学教授），办学老手，聘来一批得力的教师，校风校貌都大为改观。

这次资中联师反贪污、反压迫的学潮虽然是自发的，比起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来，自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浪花，但却影响到资中联师的未来。诸如以后胡忠智、陶德怡、李华英先后任校长时所发生的反贪污、反压迫的学潮，与此次学潮之影响确有密切关系。

责任编辑　胡清友

一九四七年资中蔗农事件

周嗣荣　卢荣安

资中是我省主要产糖地方之一，种植甘蔗是蔗农主要的衣食来源。抗日战争期间，糖税几经变革，蔗农受害越来越深。开糖房、漏棚的地主资本家为了剥削农民并转嫁其纳税负担，极力压低糖清价格，使蔗农利益大受损失。另外，他们还通过向蔗农买青山的残酷手段对蔗农进行超经济的剥削。正如古诗所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农民遭遇的悲惨，不难想见。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建国前资中曾发生过多起蔗农事件，如一九四二年冬天蔗农殴打资中食糖专卖局局长李锡勋，一九四三年夏天蔗农捣毁球溪镇食糖专卖业务所，都充分表现了蔗农对当时食糖专卖制度的不满和反抗。尤其是一九四七年元月八日蔗农捣毁资中县政府和警察局的事件，更反映了蔗农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精神。

下面简单地谈谈这次事件的起因和经过。

事件的起因

按照规定，每年评定糖价时，资中派代表去内江，参加内江糖业联合办事处的磋商，回县后再经资中蔗糖评价委员会讨论决定，然后由资中县政府公布。一九四六年十月，资中派去内江商议糖价的代表陈克壮、周仲元等人，他们都是

代表漏棚利益的，当然要把糖价压得很低。赴内江的议价代表回县后，县长游伯镛没经召开蔗糖评价委员会径将糖价公布。按照惯例，评议糖清价格时，系以当时白糖市价的二分之一（即所谓糖清半价）剔出国税为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一九四六年的糖价，每万公斤糖清应为一千零八十万元，但内江糖业联合办事处却熬价为八百三十万元，使蔗农利益大受侵害。因此广大蔗农众议沸腾，群情激愤，都要奋起进行斗争。县农会理事长李传瑞到县府请求增价。游伯镛认为糖价变动牵动全县，不予照准。后来李传瑞等又到县府请愿、表示糖价不变也可以，但蔗农给糖房的烧缴费（包括熬糖燃烧费和人、牛工食用费等）和卖青山的预支款的利息应当减少。游伯镛认为烧缴费和利息可由产制双方自行解决、县府不管。因此资中糖价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稍为合理的解决。

事件的经过

一九四七年元月八日上午九时，怒不可遏的蔗农数百人愤怒地拥至县府请愿，先把糖价布告撕毁，然后进入大堂质问。游伯镛见蔗农人多势众，吓得翻后衙墙逃跑了。蔗农见问题无从解决，便把大堂上的匾额打烂，并冲入警察局，捣毁了一些什物，于是军警大批出动，如临大敌。县保安司令封良卿亲自指挥，在鼓楼坝、金带巷、后西街等处警戒。鼓楼坝的军警向蔗农开枪，当即打死一人，重伤三人。接着县农会理事长李传瑞、欧子山，理事何衡九、陈有余（这些人打着代表农民利益的幌子，实际上是利用这次糖价问题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